



夢澤集卷之十六

黃岡王

辰陳撰

文

平寇

長沙之寇釀而竊發楚人恐大中丞翟公
有憂焉曰亂其萌芽是而不翦長此安
矣或曰無年其侯諸公曰亟而圖之予
晚之懼也而以侯夫侯資之憂也憂而
費且侈且夫謀大者斷乃成於是誌



取其鯨鯢而戮之功既成以聞上幸
曰微瓊朕其無楚憂公北向稽首謝曰
之靈也二三臣之力也臣何功之有焉
澤子聞之曰公蔚豹變之文負鷹揚之
即撥亂世反之正且無難矧此織虜何足
為公頌焉公祛大賊五非國人之所知也
夫丘革之賊可執而誅也非賊之賊不可
得而誅也一曰民之賊二曰吏之賊三曰
政之賊四曰學之賊五曰德之賊今夫脩

任俠之行敗長厚之俗尼化誨之流工庇
覆之術冒殊死之實而無小辟之指也是
故公觸忌諱而司敗莫何然不何則君上
最病此民之賊也亡棄禮節而務邪媚道
夷廉恥之界徇世俗之好締縉紳之譽而
失閭閻之心姓字沸於表薦而民莫愛
夫吏以民設也民莫愛則上下安賴然
莫得而廉之也此吏之賊也談政者能
體要而文法之務飭焉微有舉措

官蓋比漢室從而跡之反出近代
翕翕然謂善也此政之賊也綴學之
信末師而違於道直造支離之辭乖風
之旨然猶守殘保陋持堅白不相下也
學之賊也恬而宅競恭而蓄倨讓而基
比聖附賢心之則躋跖矣言性語命履之
則貨賄矣此德之賊也夫賊於德求學之
弗賊弗得也賊於學求政之弗賊弗得也
賊於政求吏之弗賊弗得也賊於吏求民
之弗賊弗得也賊於民求無兵革之賊弗
得也故兵革之賊賊之微者也自公之蒞
楚也隱無遁情狡無完魄民有賊焉者鮮
矣媚不蒙褒貞不逢抑吏有賊焉者鮮矣
名不遺實敵不掩良政有賊焉者鮮矣言
必準古卑不逐時學有賊焉者鮮矣言
稽行貌不盡心德有賊焉者鮮矣故公
之長也學之準也政之式也吏之表也
之風也行此五者於天下無兵爲一

惟楚邦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也抑是役也帝賚而不愛公讓而不日我有嘉賓中心貺之又曰公孫碩膚烏凡凡此之謂也

哀引

先大夫沈公之卒於潭也潭之人久而思而祠焉其孫柱史君以觀風至祠謁焉愴然悲焉踟躕焉攝文以奠焉廼若弗能去之聞者感焉為賦詩焉或以傳於王子王

子曰是詩也其傳矣或曰何也曰見大夫之仁焉見柱史之孝焉見楚人之厚焉夫執法之家務持一切嚴而少息甚者意為之出入賄為之重輕故當其身在位而民病之去而幸焉其既去也則復至之恐也况夫逃德不磨流風激人長老能述子率從奔走無敢報薦是隆於是乎見仁今之子若孫者先世雖有德美不知知之弗能稱述也哀者不淑以隕

是故行乎墟墓之間心弗能為動
加於粉禭况夫感慨陳迹俛仰生悲
之戚從夫第漢積思廉逸遐軌不遺於
乎見孝美人之世鄉鮮不佻之民士無
故之議是故於其長也視若過旅焉對
指詆焉無忌也朝綬不緇暮揖弗至於其
既去也若棄遺焉不顧也詰之姓氏不識
也况夫申之祠祀伏臘是供發之聲詩引
慕莫窮於是乎見厚矣夫以大夫之仁也
雖非其孫有不表於後世者乎而况柱史
之賢足以濟美乎夫以柱史之孝也雖非
其祖之貽也有不大其先世者乎而况大
夫之仁足以自締於人乎夫其仁且孝之
聞於人也戾夫為之含悽殊俗為之失
而况夫哀怨者楚風之遺乎又其念
潤其澤者乎羊公之碣見者淚墮今山
其峴首矣是而後有墮淚者不專羊
二妃求舜於蒼梧之野染淚於筠

滅今也潭其蒼梧矣是而後有斑
不專帝妃也招魂諸作哀些之音觸
鮮不鳴號焉歎歎焉喪失其所歡今也
招魂之嗣嚮矣是而後有以哀些吟者
專屈宋輩也夫三者皆楚之遺也而是
也該焉是故知其傳也

七申

嘉靖十有五年仲冬十有四日翟母太夫
人年八十有九楚父老大夫擢紳先生之
徒儼然造夢澤生而言焉曰自毋之子中
丞公之撫楚也羔羊之節風於下寒露昌
之惠蕪於墮落汪滅之澤建於昆蟲懷來
之政被於荒廓而又優跡弛之士消冀恃
之俗棄委瑣之又策罷駑之足是故二七
之間蕃害莫逢螟螣避稼猛獸避畜食
不縮凶領不屬雅行者無薰胥之憂堂
者絕失情之獄耄耄有養而孤獨者
也公之壽筵也至矣夫飲水者必德

飫實者必懷其祗故任姒篤周詠
人子孟陶啓哲炳載於列史母誕公以重
楚人德公而遺母是昧於本根而爽致
之由也母之誕也敢謀壽母生日客三
是然河海之施非涓流所報累重之感其
緒譏所陳也客曰用情者無嫌於細二真實
者不務於誇故芹子之美獻之至尊澗溪
之毛羞於王公椒葉在雅采蘋在風吾儕
楚產也圍地之有演楚之遺于以藉手公
堂是躡生日可得聞數客曰鵠山之下漢
水經之春夏之漲橫流溢出入泱泱鰲陂
池洶涌彭湃泌澗靡離乃使異術之士移
醴泉於中流不假營於康狄而陽侯效幻
罔象冥推澈冽濺醇膠盪沸醱鷓鷯鳥驚
鴻鷓鷯搗之屬啜喋其中者悉委羽條
欲去而不能奮飛於是千夫引之萬斛
甕維北有斗以酌以斟跪奉母前萬壽
稱又使參佐賓客之流盡其餘尊

之萬之一分而逡巡歌側噓唏煩
下之至飲也可以壽乎生日滋味之佳
是壽也客曰夫楚淵澤夥稜古稱多魚
鮪漸離鯨鯢鮠鱧鮓鯉鮎鯉鮓鮓鮓
處族孳接尾摩鱗雖有博物智給之士
能縷名悉數而不困於知也於是川澤之
虞縱大罟曳脩網罟留綸餌織繫倉皇突
施緩布纏屬低昂蛟龍失勢鱣鮪改窟鯨
鯢辟易陵窘踏促雖有蘊神俟昇能為風

雲者莫不摧鱗折翼呀嚇寂伏掉栗而屢
驚然後選肉而取色映命登乃使饗子提
刃睨臨揮拂齎切五味雜陳糝雪縷銀紫
織襲輕厚薄中倫調以易牙烹以莘臣饗
賓旅進薦之玉盤毋少啖之怡精和神
膏鯉之棄沾於萌隸莫不厭飫而忭
亦天下之至甘也可以壽乎生日暴
遺未足壽也客曰亭臯相望隈隩曼
離全蕙豪本射干靡蕪留夷揭車

又若蓀蔣蔕青蘋此虎布獲必蒲

株律葉衆發時奉於是截霞爲裾裁

佩廣約準材軋芬縫製郁郁菲菲應

靡吐芳揚烈氣飄不止乃有仙姝靈

而下之留駢駐軒駕行鳳隊滯卷而不

此天下之至馨也可以壽乎生日服御之

奇脩媵之飾未足壽也客曰瀟湘之山屏籠

鐘篁篠攢立叢倚成排戟起側綴支委宸

隆突夷浸淫不已其上則勁梢直節干霄

拔特其下則蹇產蟠結輪菌而莫測秋潦

迴湍漱滌蝕切夏則烈日炎飈之所激也

冬則飛霰素雪朔氣之所肅也朝則希旦

之禽先旭羣鳴暮則羈雌窮獸憇根利深

物感氣蒸色質間成踰玉汰金乃使操斤

之士入林而求之斷龍斬螭九節是宜

鳩其顛老人所持出入指爪鏗然有聲

物馴狎百怪莫侵容與相羊遊於帝

天下之至珍也足以壽乎生日衰

毋健若飛未足壽也客曰聞之傳
之所夢交甫之所覲信列仙之佳麗也
乃應期而至或自漢濱或自高唐飄其
舉矯若龍翔條然鸞峙的然珠光睇眇
藐引握無方縱躡迅躍微埃弗揚若驚其
狂若露若藏若執若忘便嬛渺茫體約毅
素齒出言商轉黛流目清歌侑觴於是折
若木以却景抑羲和以緩轡歡悰未溘蘭
燈屢繼觀者忘疲聆音失味此亦聲色之
至娛也可以壽乎生日妖冶之極清虛之
累未足壽也客曰將使屈原宋玉景差唐
勒之徒推本二儀極命萬卉丘索所遺爾
雅所棄此事綴辭引物連類競藻摭麗其
華各致高思薄天深構入淵按隱理紛佳
取鄙捐於是贊西池之會誇東海之籌
莊周之椿演箕子之疇五色參錯星宿
絡情象累貫精采揮霍其觀於人也言
生敬卑者氣奪其盛變而屢易也

夏雲又如天孫運行色縷繽紛其

陳謚撲指直載田父里媪亦得而解

出而誕就也或倚相所未讀楊雄所

其冥求而幽闇也鬼魅黯窺跳號頓

情跡之莫秘此亦詞賦之至偉也足以

手左曰幾矣客遂推而進之曰未既此騷

人之餘習未足論於道也將使大雅君子

刊華就實理詩書之文繹義孔之旨取毋

之微懿合而擬之萬不一失故其利柔順

之貞通黃中之理敦樛木之仁正家人之

位婦道母儀俱舉並飭行無可選事不假

飾信閨闈之永範名賢之仰成也乃知福

惟自求嘏非俸致夫金母壽而德罔聞敬

姜賢而子不逮彼秦漢以來圖牒所載

嬪嬙姬緣困而亮節編行而著名者安

而邁乎言未畢生乃避席而起歛衽

曰客向所言爛熳尾屑耳目之娛世

悅今將考祥於履藉祉於德不朽

敵

夫之業億萬斯年有引無歇僕鮮

附下客

長厚

河 固

易公為藩於楚有年矣今以中丞往

洛夢澤子曰公之藩楚也政務體要寧

根柢畢誠靡他吏民化之逋蕩者趣於敏

作詐諛者效於惴惴饗諛者敏於廉讓恣

睢者檢於約束非有過求驚邁之施而近

目親睚遠至荒徼上自王侯賤至厮輿莫

不雅服重藉人人意涵用其情實信鎮俗

之資矯世之賢也夫近世言政之家其失

可知也大抵以神自蓄銳師刻隱務為操

切喜日計之績棄祀代之謀工括摘之慘

病覆蓋之厚獎名法之家後仁義之用

短則蕪棄其長指瑕則弁抵其瑜刈蕭

蘭及誅莠而未逮於是速化之術興

之議售取具於文避窮於口實異異其

出羽毛一有變失善為衣飾要在

妄

知之禩玉

而不止潰決無所茲周秦之末軌
顯失庸人之所計智者之深危也夫
者以石浣布者以灰賤可登貴也雖
心之人無所怒於虛舟觸出無意也
無容者益世之猷虛出者伏暴之本
稱若有一个臣斷斷無他技惟其休
容賴其保我子孫黎民而漢初大
者少又取言人過若公者非其流歟
今總連帥之司操變化之柄固作率
之所由風聲之肇始也中士民翕然
響應隨百倍荆郢何也任重則易
施令專則易下也他日都宰執宅
端揆正玉衡而平太階還世於胥
庭流功於金石國倚老成天壽平
格休美夥膺頌贊難殫詩曰布政
優優百禄是適公其有之若夫國子
遺猛政之訓孟敗冬日之和斯弛
張之權直枉之可及之濟非長特
之善物又公餘事也

德壽

歲丁酉九月十有七日闕田母夫
之辰其子柝山氏官於楚也則謂黃

曰吁予之不能壽也子盍昌言夢澤

然吾聞以筭壽者下也以善壽者上也

何如曰視母攸履稽昔日載籍其備矣夫其

秉婉嫕之性勤古行之覽其慧也擬諸大

冢鑿坤承之制遠宴私之容其敬也擬諸

德耀愉嗃厲之姑謹扶將之節周牀第之

役其孝也擬諸龐姬宜饋饁之政愛繒帛

之施惜鷄鶩之食其老能勤貴能儉也擬

諸敬姜至其敦比鄰之誼紆窶子之句又

其振尼之仁散積之道也夫慧者德之資

也敬者德之聚也孝者德之本也勤者德

之恒也儉者德之度也仁者德之厚也德

者福之地也故曰福者備也備也者百

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言德備者百

也故家人之所宜者閭里之所藉也世

之所譽者鬼神之所歆也人神之

者 殊 備

天命之所假也然則汰耄踰耄邁
其必致也曰言止如斯而已乎曰何五

然也跡古嬪姝或效盡於織末或飾

造次或抗端於道躋片辭特趣世典不

支軌窘躅獲揚末照矧其具包舉之盛言

含弘之本隆始終之歷哉是知華首之良

隱於閨闈儀形之本源於婦流將使易演

其順禮著其則雅贊其德音頌侈其純嘏

疇陳其好德綴文之士揚厲無除流令聞

於不已泱聲稱於來茲若是者景耀所不

能晦時序所不能謝代祀所不能革陵壑

所不能遷形質所不能化兵燹所不能燼

饗養所不能噬茲哉教之道不朽之業也

所謂以善壽者也曰言止如斯而已乎

何為其然也孟母之聞以軻也今子

理室文為辭宗而又廣錫類之孝以

之功表未聞之士申不及之訓覆

末絕比暱之嫌於是三楚之士皆

踐人之奔

之見世於

霧蒸羽族而響赴鷲英特之途亦
會幸迅激之用競德輝之覽利大
荆無泣璞之夫卸無寡和之曲乃有
之士本其從來則又開元於母氏出緒
內則然後錯文章之英以為綵適道德之
腴以為饌釀風俗之醇以為醴陟降乎大
古之庭周遊乎忘憂之圃若是者注之不
溢酌之不竭子雖未之觴也天下之能觴
其母者孰有過於子哉於是桓山氏曰子
之及此言也乃可以壽矣

訓白

周子號白菴因鄧子問白之義我王子曰吾
聞禮曰白受采言文之始也易曰白賁無
咎言文之終也夫賁非白以始焉吾恐然
之不可學也夫賁非白以終焉吾恐然
不可無也白也而終始須焉是白也
下之至柔也而天下之至貴也後之
反是黑焉在是素絲而泣焉謂其可

天者老

預至是錢

子曰知其白守其黑是已心其效汚
善之也夫從禮與易之言也是天下之
益也莫白也知也夫從翟與聃之言也
天下之至禍也莫白也如也且青黃黼
木之災也使木也而非青黃黼鏤焉則木
之用也不亦鮮乎黼黻文章絲之染也使
絲也而非黼黻文章焉則絲之用也不亦
鮮乎是知非白文無施也白而徒焉天下
之觀廢矣而又奚貴焉然則安從哉子不
云乎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白之至者也夫
其不緇也然後禮之采可受貴之咎可無
也然後翟之悲可免聃之守可棄也然後
天下見白之益而不見白之禍也

本賢

汪母太夫人七十之辰思齋朱子過
予欲予致辭予曰予往知汪子今又
也予舉進士同汪子被選入館予方
氣遭事徑情不脩遜節或朋輩出

使評本非有知輒妄善不又聚處
酒歡洽輒吐心膽恣語語多鮮中至
刺人以為侮汪子顧謂質直不為罪
武皇末造海內多故言者稍觸忌諱
譴斥汪子獨發憤激衆詣闕下上書書
直指時病人人為危汪子不懼也方書
宰執不悅遂假手其間出吾輩為州郡吏
凡謫吏喜矜直節而輕其長又苟且以望
旦夕復汪子則能其官若素習為者於長
吏則傾已下之無難色不謂謫也

今上即位潤澤橫流下寬詔復言者官於
是同謫者皆得賜環而予乃以後職為法
吏所繩事瓦毀矣汪子至京師欲上書
予無罪曰寧予不官不使王子沉落時
事二三子虞其建已力止之疏不果
每入班行左右顧予獨不覲也則悵
遺故雖復故秩不為喜也自予廢居
之交雅稱莫逆者皆謂予行干衆

比暱競為棄絕以自逃解一問不
子數錫教旨致綢繆之義不為嫌也乃
監司直道忤時輒棄章服即日歸歸社
薦不輒應應亦輒復歸此予知汪子者
也今晤思齋子乃知汪子之母為雲莊君
之妻剡溪君之女中峯君之姊蕭誰之儀
本于姆訓微懿之實譽於家人初晚之歷
合于世典坤德粹精內則無漏誠闡閨之
良範賢豪之仰成也吾聞婦人有內貞而
無外事其賢曷顯於其子見焉往知汪子
已足以知母今幸知母益知汪子之賢有
從出矣夫箕疇壽考承以好德戴記百順
本於內盡使載籍所云果為弗誣則母之
遐筭寧有既乎寧有既乎

並壽

夏翁若母今歲俱躋六十客知母為
氏乃令予文之予曰夫翁母者於世
矣今之英士壯夫高視邑里而壽

內顧蘊歛又或淑媛名姝好仇不
匪人歷也棲潔聖善莫揚至有內
疵豐罔加而好合中乖差池末遺否
姓或慳宗初嬰念若斯數者何足言備
祥全人倫之休宅資談士之揚列也翁本
從龍之裔席累世之榮幼負異質歆嚮儒
林厥考見珍鄭重掄匹乃得吾姑姑幼閑
姆訓婉慧德容符於聖則歸翁之後度棗
脯之儀祇蘋藻之役飭伏臘之備拓隴畝
之資綜葺建於雞鶩食力均於臧獲施予
洽於比鄰用此助翁正家人之位樹長者
之譽振中微之業踐豐亨之闕貽堂構之
謀其子官發憤典墳承施濟美穎敏越類
質訥依仁青雲之器益起家之雋也幼孫岐
嶷蘭芽早茁二老提攜晚榮足賴由此
之英傑絕內顧之歛坤德免所天之
憂無中路之乖嗣續有發祥之慶而
年並健不後不先天人合吉誇

為客言愧不萬一

漢逸

王子結廬漢上養素江濱芟製荷裳
脩之軌蘭橈桂楫飭遊衍之具選石垂
擬涓叟之跡臨流濯纓聆滄浪之歌伏臘
脩祀則登蘋薦藻歲時自勞則擊肥引鮮
散髮黃緣則楊林多睦耳之禽岸幘徒倚
則花園無忤目之品焚香宴息則琴室畫
怡神之物而又遵渚請颿悵交甫之偶遇
抱甕灌園幸夫人之在茲匿迹秉鋤或老
父之復作滌鑿煮茗幾陸子之餘韻豈非
高士之逸踪隱淪之奇尚哉至其傾財結
客敦義多讓動不觸禁言必思窮耽文儒
之邃譔希翰墨之流馨富架笥之珍帙則
好禮之程守富之要道親賢之懿揚
備策矣

闡義

居士係籍楚國卜築茶園不言躬行

孝友方其母兄凋謝家祚中微銜
畢誠勿悔拮据展獻局踳避咎開
汗菜均其苦於傭作覃力貞幹不事浮
馴致殷富雖其消息自然要亦支拓不
也至於悟福謙之旨率好德之良歆高
則願為執鞭哀窶子則不難焚券委心膏
布無冠蓋之希篤義鄉鄰散奇羨之積資
性妙合要結無存由是里閭重其然諾同
室服其儀刑可謂承家之賢裕後之哲矣
然則積善之報將衍於綿緜君子之澤豈
替於來葉哉聊書其大都著其潛德云耳

能理

近川查公節推黃州三年今其被召而
也其僚友黃公胡公餞之行而使邦人
子言王子乃言曰夫法者天下之平
今之司之者則使不平也何則司法
務三尺是守而惟窺伺上意以為
所欲陷即非罪鮮不褻完附繫矣

鹿即罪鮮不室滲肉骼矣否則首

多疑少斷經歲累係株引窮竟逞

建而坐困覆此其失一也其或矜

能遠藉膏之嫌避啼鷄之誚而迅激

狼忤物情寔子實黠桀且獲末減矣彼

人實非暴戾也輒得掠立逼恐得其誣伏

鮮不增入重困矣必如是乃足以驚節而

起聲此其失二也又近世俗媮甚鄉里無

賴子弟不能其父兄或臧獲恃蓄而求去

其主亦輒恣睢而起持其短以訟聽者不

務裁戢反為之翼助焉夫三代且勿論漢

法子孫首匿父母大父母婦首匿夫皆勿

坐此其於人倫至深厚也而今悉以妨病

矣此其失三也三失具而法失平是故

如秋荼而民甘之密如凝脂而巧者

然則民何恃賴矣而近川子之治黃

本儒以飾吏脩禮以勝刑羞擊搏之

化誨之務後操切之術振倫紀之

苦馬則

合之心求繩墨之意上所欲陷使非

不附也上所欲庇使罪必不貸焉其

有如此者輕繫至庭立刻剖之不施負

矣其一不淹有如此者罪在婁子必不縱

以賈惠也使富人而非罪必不寬之其不

矯有如此者訊父子則議依於孝訊兄弟

則議依於悌訊主僕則議依於義其篤倫

正分有如此者有此四善以祛三失是故

慎忮者消其暴猜禍者寢其毒孽佞者結

其舌讒譽者殺其欲此蓋者乃其生遜節

脩於衡閭信實行於廊下知司欺者少

恩之官而刑者為寡過之資夫由是鳥雀

馴於訟庭新婦歸於其室由是章逢生諱

道與棘朴息而結譏與案牘應而圖矜飾

諱然文儒之困經師之備也非所謂本

以飾吏倫禮以勝刑者乎夫吏不根

失也俗刑不先禮其失也濫故儒吏

之學也刑禮表裏之具也知所先

儒 其 体用

之德業也而近川子擅焉今其召
崇極要執是道也有不大遂其施措
於平康叔經術之效致無刑之領者共

郭園

也
郭園者我郡侯大梁桐岡郭公之所築也
昔公之官於吳興也結念嚴君誓返初服
奉親之暇爰築茲園池亭樓館之觀水石
花卉之麗見公之自狀與諸學士之所紀
贊者備矣而又欲予有言也予聞茲園接

郊情樂 裕術樂

壤吹臺夫吹臺者往謀之所艷賓客之共
欽也是獨其臺之勝哉以孝王之築而且
枚馬諸子遊其中耳臺信備非附名賢之
跡曷能表於後世矣然則臺之勝人重之
也故予於是不欲侈其園而鄭重於其主
人自公之有是園也巾車日駕自郭徂
遂乃夤緣隈隩遵歷幽深陟矚敞曠
景適會則遺形兀坐澹然忘歸於是
志之論擬間居之賦理釣弋之事

求種蚕

之需其款扉而願接者非沮溺之
羊之春也其考庾而求貯者非種稂
則播殖之器也其發筭而每試者非豐
之譜則稔歟之占也其俛聽而畢從者
老父之訓則丈人之教也至於訂六藝之
訛缺會百家之異同窮四序之變化攬萬
物之始終然後蓄其言行而有其粹精上
之叩義孔之奧下之入賈馬之室深之獵
禮樂之原淺之涉技能之圃措行準於孝
廉發慮運於玄素撰屬依於爾雅稱說程
於古昔偃蹇一區而志在五嶽優游卒歲
商業謀不朽遊而天遊觀而內觀者也故
雖遣五百之運丁利見之期當無諱之盛
海內縉紳之徒靡不攘臂議進彈冠筭
厭家食而急赴會矣而公獨以鴻漸
遠迹於燕爵之羣鳳覽之姿矯蛇於
之表此豈復思驤首於天衢垂涎
者哉及其遵養既久潛伏遂昭升

徵賁屢至事非獲已義無所逃深
町畦縈跼踈於松桂約束申於園
祝之山靈然後太息就岐徘徊出戶
服而縮郡章故雖簿領回亂而詩書
不衰簪紱嬰被而芟荷之製在想朝
赫而丘壑之步弗諉彼方朔沉酣於金馬
長卿托疾於文園玄暉登望於郡齋古今
一揆心跡無二矣予常謂必忘世者而後
可以用世何也有人於此即使具帝王之
畧負康濟之器而隨世苟就毀其廉隅雖
措注足觀亦陷為貪競之流矣非所以砥
礪名行也否則溺志隱淪抗憤不顧斯孤
介之節而戾於中行乃迂士之矜談非邦
國之攸賴也又或涉退以媒進階寂以觀
聞馳情於彼而假步於此則終南之地
山之移所由興焉斯欺詐之雄而巖
辱也然則若公者豈不彬彬文質一
張屈伸比於龍蛇藹明則於景曜

之麟鳳者哉抑今世士或出寒畯
悉所嘗茹矣一旦驟達輒侈怵忘
公則至貴之枝葉而同姓之蔑芋也
麗奢靡之事固生長所習見而獨折
生發憤經術通籍賢科矧又教誨其子
接武式似乃其謙抑儉約周慎之履彼衡
臺崛起之士顧不逮焉斯其於世俗可謂振
越不染矣至其為郡則一意根本墮絀文
飾禮者舊而踈新銳先訓詔而後法比獎
質木而罪深巧居寡言笑而容接每假體
存寬大而疵豐罔述力在芟拔而疑近必
貸性本沈渾而伺弄莫售由是室無請問
之賓案無昧投之牘庭無敢欺之吏野無
恐負之民強教說安仁施威濟固公卿之
待次三事之必踐也而今世法沿漢制
侯國人不得備宿衛且夫人而獲館
王室者至榮幸也而以此限其子孫
有譎世之智撥正之才齊徽於二八

於衡旦切世資而中時用者生於
亦使之厄塞不究歎嗟呼天之生才
意也則已使天之生才而非無意也
有豪傑之士建議非常祛因襲之失動
當宁之聽伸積習之累而竟公之用者
然則公雖欲歸老是園也其驟可得耶園
乎無恨主人之歸晚也然他日借公之重
而得與梁園並稱則茲園也不為不遇矣

雨紀

一日黃之父老數十輩造夢澤子之庭而
言焉曰我大夫郭侯守黃之三年為戊申
歲五月不雨逮夏杪禾且就槁用軫我大
夫率其僚齋禋而禱焉禱之三日大雨瀕
槁之禾以回吾儕小人溝壑其免矣我
夫實賜之願得子之言以頌之也夢澤
曰雨也何如請言其狀曰是日也山
雲鬱鬱蒸蒸族結朋征薄于玄顏如
其霖霖稍聞如筴如繩既乃滂滂

灑互濺紛射側激散漫溢洽渠已則
於街屋湍瀨鳴於原隰漸如生於塵
乃浸淫衍溢奔壑注溪而入於陂池
於圳畝無坎不盈有量必受於是農
流命厥徒侶跡於仟伯之間覘墜窺竇
室曷築殺其已盈引其未足然後攜厥婦
子休隴自勞鼓枵謳吟樂莫具陳夢澤子
曰止此田父之雨何足以稱於大夫也曰
大夫之雨可得聞歟曰可我大夫受命
而來務佐百姓之急去泰甚之害布中和
之政侵牟我民者則炎火是昇矣稂莠我
民者則芟夷是加矣使我主上汪濊浩
蕩之德滲漉於閭閻淪漬於心髓而又潤
我以仁液滌我以義瀦遏我以禮坊警我
以法湯肉我枯瘠澤我顛顛雪我煩寃
我靡頽是故不電而明不雷而威不夫
濡不濕而滋洽物入人窮高極深此
夫之雨也汝知今日之雨也而豈

夫之雨於民也亦已渥乎夫其雨
之渥也用是能說於鬼神而孚於幽
一旦陳忠信之辭求咎吝之實黜巫
謬後露跣之文卒使上天悔禍義和紆
屏翳效職祝融收烈汝知禱之輒應也而
豈知吾大夫之禱亦已久乎汝獨不見昔
之鄰大夫乎嘗罪雨矣而不知己之雨慳
也嘗罪禱之不輒應也而不知其禱之素
昔者垂且乏也於是諸父老喜而言曰吾
儕小人乃今知我大夫之雨又知其禱不
在今日也遂退而謀登其事石曰使後之
長民者知雨且知禱也我大夫不及知知
之不能止也

明號

原以松稱取義深矣夫天喬萬類惟松
異是以後凋之旨著於魯論有心之言
於戴記榮枯不逐乎冬春霜露莫
愛彼蒲柳之姿先秋而萎桃李之

而妍橘柚之質過江而化豈可並
貞齊軌而語雋哉若其未託根之
發於楸梧篤連枝之愛則戀結於堂
一本之恩則滋植於芝蘭茂晚節則
自玉裕奕葉則杞梓日培至於餌滲液
制頽齡悟本性以敦嘉遯幸匠石之不逢
冀散木之得末則仙靈之最品隱淪之獲
棲矣

祭大司馬松石劉公文并序

大司馬松石劉公之卒於家也其通家小
子王廷陳旣聞訃哭諸寢門之外矣乃追
憶髫年從先大夫遊京師遂獲侍公時未
有知也辱公賞我以異才進我以小友弱
冠舉進士讀中秘書時則抱子矣公欲寵
吾子以婚媾然未有行媒也未幾陳以
請又未幾以罪罷歸矣公則申我以首
於是先大夫作書辭謝頗為勤懇其
陳於門下實兒子輩近又狼狽罷

賤且辱矣稚孫舟蒙劣甚曷敢仰徂
輒玷華胄乎而公初議益堅嘉禮奇

乎然則公之用心豈不誠長者於世

哉而况其歸世之量旁魄方隅障海之功
扞蔽函夏世方幸其未衰切望其復用而奄
忽大還矣然則陳之痛悼獨私遇哉于時
陳方被末疾不能越境匍匐脩救慰之義
今公之葬且有日矣始能力疾裁哀稍飭
陳奠而綴叙於斯文時

嘉靖戊申三月十五日也其文曰

衡湘發秀翼軫降精警敏神授麗藻天成
考服克慕祖武是繩幼婦擗辭長者樹聲
人倫之表學士之程含香甫試簪筆俄陟
朝憚觸邪邦之司直埋輪漢甸弭節秦川
侵牟畢捕賊壘是殘務紆萌困遂會闕
檻車建繫扶杖伏攀甘心就地哀聲籲
彼亮亦動何脩而然金馬暫鑠壁也
薄謫江邦量移海郡遇和且棲處亭

苦節不回壯心益奮言念母氏漸

簪裾即棄微纒弗嬰潘輿祇奉萊經

馬卿倦遊邴生自免勇矣遂初淵哉已

有往必復靡幽不喬丘壑擬終弓旌且

志非輒變義不可逃鼓篋新命攬轡故

絳帳時設青衿日趨童蒙求我弟子起予

昔欽法吏今仰文儒尋陟中丞仍蒞西土

關卒識輿田父獻酒快觀爭逐式歌且舞

宛若家人類忘官府川后失御河伯不恭

水維縱弛漕渠阻壅供億厯

上苦塊奪公矢心勵衆石畫瘁躬克循水

性奄就禹功鳴鏞入寇候騎馳聞軫念朝

方簡畀夫人中權可賴上策屢陳師行枕

席障結風雲龍沙徙域亭陣寢塵秦漢少

威衛霍恥倫

帝嘉偉績庭錫温綸勒之鍾鼎鼎錄及子

超公八座進公三孤兼秩本兵贊戎

憲珩赤舄緩帶輕裘志清宿弊力囑

人害其上公持其盈柄鑿難合姜非
功成身退物理人情孝友張仲文式
出處俱經後先鮮伍言立不朽名垂
絲綖濟美奕葉象賢於卿必世在爵兼
平格宜壽吉凶莫知造物見奪哲人其
營鬼帑載恒幹忽離方朔返歲傳說騎箕
百身莫贖萬口同悲世方求舊天不遺耆
凡百在位莫非王事公殫其艱人摠其易
公冒其危人承其利公捍其外人尸其內
嫉者宵人合者善類惟彼宵人棄此周行
邪徑整躡卒歲動勳爲權私客希燭末光
剖索致詆景嚮構傷稅駕已休蓋棺始定
攬厥始終居然忠佞玉瘞益輝鏡磨愈瑩
念我先子在公執友兒實不類自慚非偶
辱公仲女爲予家婦緣交締婚不薄彌厚
風猷自昔見聞最久丹旒遵塗編裳臨
我淚漣而我悰鬱結豈屬阿私實爲
洞酌昭忠生薦比德即化永乖歎涕

神之聽之洞我心測

益澤集卷之十六

夢澤集卷之十七

黃岡王廷陳撰

文

寄余子

懋昭足下昔借館院頗辱驅與曾系幾時
子以憂去去之明年僕坐罪謫僕之難
子所知也時吏不宜指其瑕疵纖劣莫
遂伏誣議人悲失路僕幸生還可為
道也春仲晤令兄悉子幾死奇禍得

幻無足芥蒂更計子首夏經黃必獲
謹浪信次布歡臨江邊侶獨往微吟
不數今晨書來乃知仙舟徑泊鄂渚矣
我歎歎移時涕泗交下豈緣偃蹇感慨
生誠以二三良知星處莫覲僕已繫匏子
復塌翼過此不晤世路風塵恐未覲無由
耳僕林居無營自惟丈夫樹立已矣莫冀
詞賦小技亦無足煩其思惟紆其悰寄也
每引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為踈為
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高竹林
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沉智
鴟夷之逝而汚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
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卧卧不
為憂厭苦俗徒寧獨無與復究心老莊保
愛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
滑磴危鮮不緩却身多疾病藥屨不離
僕林居大略也子亦欲聞之耶惠來
詞翰比麗把玩未釋豁我心神二詩

更希報章

答汪先生

東溪先生門下陳甫竊一第多難萃乘興
以疾病遂致荒厥舊聞喪其師說然猶經
緒拾餘保其殘陋每事構製意匹愧手輟
以思遲什就而恥吟書成而輒裂方難自
贍其敢範人况乎行乖隨同譽乏長厚鄉
曲儉人腴致訶詆軀累釁垢自分門墻遠
見麾斥三士之遺推以師資蓋信其初造
而不知其終就之卑甚矣彼時譁讓不任
誠緣卧病且恐不效以重愆耳夫疐夫無
蹶負夥則蹶龔警何罪惟強明而自聰以
詭皂白而誤官商人則過之陳之不任恐
蹶耳恐詭而誤耳謂其固閉以自賢過之
惟先生為疐者釋負而不令龔警蒙罪
幸甚

寄友四兄

友四兄門下第志劣行疐屢進乖

浮榮歸寡親申日手圖縹昧塞莫
德義足祛塵慮退之精藝謀垂罔利
春夏卧病幽抱謝歡忽驚為難索然涕
數日前得接家書平安足慰及觀言禮
家互持未下羣臣因而得罪愴然楚辛
是搖搖何時有定兄之宦情能盡嘉平一
灘公虞羅再遭壯志可尚曹史輩僵而復
起物議何如撫茲升沉條悻乍愉初心益
灰新抱愈篤美聞九學獲內拜何為圖南
舍要執散讓以善鏡第所不取也天下事
須吾徒趨或逢抑選或醉憎意見無預安
之而已何如何如

寄舒子

厚書教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
性氣自視無前遺事直往不知其可復
近世州郡之吏務為諧承故於逢迎節
稍為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怒又以
率執舊怨於僕內外搆扇中僕惟恐

耳曩時父遊見僕狼狽要津度禍及
敢張口伸舌一為論列明其不然者
時也吏無振滯之議友無急難之仁
園牆之中日與徒隸為伍身非木石其
以堪以故俛首震慙卒從天比嗟呼百犬
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椎三人成虎此墨
翟有素絲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身媿
娥眉敢云見妬行乖完璧而欲免於瑕摘
也難美然猶苟全要領生還卿縣奉二親
之晨昏上先世之丘墓撫今悼往憂喜聯
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山之歌恨
長夜之莫旦竹林之侶假麴蘖以紓悰斯
達生所以放言幽人因之長往者也自分
身累百垢長為世棄乃稍稍稅拘擊之六
逸瓊尾之忌池煩多之繁然亦不敢論
閑冒隱惡戒先王之禮綱當世之禁務
窮居之尚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
於寒灰俟完於墮甕幾銷於鍛羽

回景曜之末照而收桑榆之晚績也
與僕之私指謬乎夫秦鹿頭纓志在
羈鳥奮翮棲慕一枝即有惡殺之國
之主腴飼之所寵之以高軒享之以
玉帛娛之以雕檻啗之以棗脯彼且駭
顧驚一奔逸之惟遠耳僕聞古之聖
賢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
一家之言思垂不朽僕誠欲效之
用舒憤懣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
文采於無窮然才劣在馬而欲自
附於作者畫虎之誚其能免乎方將
脩農圃之業給公家之輸賴其羨餘
以贍妻子長為太平之民雖至老死
不覲兵革志願畢矣風便再錫教旨

簡錢子

錢先生足下僕聞交貴神交知在知心故
圖牒相信允矣良朋對面而疑奚啻千田
僕退伏林壑十有六年平時海內之交
稱道義者徃徃隻字不加輕擲若十

門下介紹未通非有杯酒之歡岐路
也吳楚各天非有比鄰之接親知之非
柄擯殊途非有班聯之綴朝省之素也
迹樵牧畢志婚嫁非有隱逸之尚遊覽
奇也四十無聞文采沉滯非有虞卿之
潛夫之譏也夫境隔迹睽慳平生之雅履
卑處下之驚世之譽不知執事奚所見聞
違羣嘉尚先之以華續申之以腆儀傾蓋
為歡吐山肝膽肆我口君耳必陸輸君悃
我衷輒投斯白首有猶新之譏同心有離
居之憂也自慚凡鳥必辱鳳題豈冀疲鴛
乃來駿顧嗟乎新知易樂末契難全河源
之槎遙征在眼延平之劍復合何時江路
阻脩雲翮莫假天風良便惠我德音

答劉氏

劉先生門下使來云云僕敢不是承緣僕
有先人之禮謀諸卜筮告諸宗廟受諸
毋議諸媒妁問諸長老諸吉不違衆

務乃敢齋戒沐浴宿具而遣行既則
延行嘉命是聽今乃不辱俛從而更欲
議僕聞期以成信信以成禮棄期是棄信
也棄信是棄禮也夫禮者二姓之所守也
始者終身之所視也請而不得差池其初
惟僕不欲雖執事其亦安能悅之使回敢
固以請執事其圖之

寄友三友四

四兄於先人有骨肉之恩有師弟子之義
又於兄弟中貴而且賢至於三兄久以孝
廉聞於州郡三代之遺直也中流砥柱非
二兄而誰夫人生而敬愛之死則凌其後
人或生而面譽之背而毀之或指其微瑕
而掩其大美或平日隱蓄忿怨幸其死
泄焉皆市井之行非道義之物也夫士者
以其異於衆人也使與市井同行焉烏
其為士矣翟公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丘明耻慝怨而面友者先人肉死夫

於一旦羣吠衆攻天於先人深為詆
恐聞之乎言者縱不惜先人獨不自惜
使人亦以此加於兄及兄之先人能堪
乎夫生死異情面詭於心在履客為薄
交遊蒙羞使於骨肉而然竊恐翟公之
不屑書丘明無所於耻也今也取賓客之
薄道攜交遊之病德舉而施之骨肉之間
且士也其擬迹於市井第頗為衆不取也
嘗聞羣而擠勇者必仆族而撓勁者必曲
一倡衆和謬素為緇能使明者改視聰者
失聽鑑亂其照衡喪其準是故仁義不足
恃律令不可憑固懷刑者之所危聽訟者
之所惑也第每念斯事輒仰天叩心潛然
泣下巴復攘臂起立突然壯夫犯衆怒而
不悔執刑辟而無愠是豈闇於機宜而
後傑異識哉誠憤其妄詆先人無恃一
之砥柱也今觀衆議誠如風影茫無
至所云祖儲則所謂上古之事遐哉

其詳不可得聞已當年日擊之人其

者已齒落髮脫龍鍾擁腫語不可了矣

下壽者又登晷錄骨肉蔽於下陰為野

矣當年髮亂之童又見二毛稱翁矣國經

三帝矣家見玄孫矣必欲求明以為分析

之據當求冥漠之官魍魎之吏冢墓之鄰

腐敗之牘又當有還魂之術起諸先人於

重泉然後就聽於幽宮責逋於異物乃使

亡是司厥息有執槩憑虛布籌安處職出

歷代文簿旋為補緝飾已陳之迹本致多

之出又恐毛穎告勞紙價騰貴矣先人彌

留之際諸父諸兄皆在省視未聞一言及

之張本今日若但口語傳聞非法家之事

衆處爭中復難証佐想諸長者必有迥出

尋常之見又有萬無一失之策非第稚姪

迂腐所及第為此說祇欲為衆巧發一伏

耳夫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

言第之求救於二執事者屢矣舉人

事唯兄之命而甘心焉且兄亦許之
然而舉措不一持議靡常令人轉增疑
奈何奈何老母連日憂泣過當幸兄大
張主以寬母心若吾輩固魚肉也

上翟中丞

青石先生門下執事以名世之才發跡於
齊魯之墟揚聲於金馬之庭撥精於墳索
之域投足於賈馬之室僕亦幸然同朝寺
尾鴟鷂之班然竟不得附交遊之末接殷
勤之歡奉譏彈之盜獨於名家卷牒獲覩
篇什竟日手之高誦微吟恍若瑤華之在
握明珠之照眼也氣奪心悸三歎不已又
安敢擊瓦缶於黃鍾之側遭曠洎而為野
音哉既而執事出禁闥提兵符鷹揚河洛
豺狼滅影頓使戈鋌化為農器益文事武備
百卒儕儻儻時亦以口語橫遭譴逐待罪
裕州無叔夜之賢而負不堪之福以致
揖違宜逢迎失措暴擊之隼乘其隙

蠅之人共加構會身淹梁獄履影日

能上書以自明叩心以致感而文法少

背棄繩墨無折中處平之心而有重羅

錮之慘曩時道義之交一旦革素改往與

與罪人比驢乃獨執事不奪多口垂光局

禁勉以加餐再為授簡失路之人恩成不

報是後垂翅故棲不務矜飾高乏丘園之

責卑無簾肆之奇在泥淖而魏龍蛇之德

處山澤而寡珠玉之光乃徒伏跡於蓬蒿

之下甘心於鹿豕之羣每謂龐德公隱於

鹿門率妻子以躬耕漢陰夫人抱壘灌園

滄浪漁父鼓枻行歌皆楚之逸人也心竊

慕之學而未能志惟切於苟全自謂可以

無咎豈知恙夷起於門墻而猛獸之爪牙

乃在手足也向非執事至公至仁深知其

不然力為之引手其不墜萬仞之淵飲

虎之腹我夫曾參殺人之者三母為

杼羊子之不醜人也其敵而信之

之賢不及參抗之親孰如母然此信
疑者何也故心跡見諒異域即親擬
明同枝何益昔人有謂曰受千金之賜不
不可以為知己者傳曰人之相知貴相知
心又曰士為知己者死使知己而多可得
也何用死之故蘇秦不信於秦而尾生於
燕讓衆人於中行氏而國士於智伯彼
之心以地移行因主異者何哉誠以知遇
之難逢思欲一效其忠誠委軀命而不惜
也執事秉節鉞之權總連帥之職深仁淺
乎湘流巍名俯乎衡嶽方將建不朽之業
流金石之聲豈徒稱雄於翰墨爭長於詞
賦哉僕當以其微能述父老之言采聞見
之實於以顯序功德彰示方來也且翳桑
之餓人猶能策名於後世僕雖德輕鴻
賤同土壤猶庶幾與此類比乎肝肺之士
敢因執事者布之

答劉松石

不肯備極諸惡於世無復比數退伏
志惟苟安豈期罪戾上延先君不祿仰
呼號萬死曷贖不肯兒時先君則曰予
事苦執不能詭以媚時時之人亦莫或予
媚也於予莫逆惟松石既辱不棄獲締媼
好則又曰予之為此也使世世子孫無相
忘也忽枉書慰追憶先言且讀且泣屢廢
乃能竟牘嗚呼痛矣夫知己之感逾於骨
肉仁人之藉腆於車馬哀訊慘於涕淚交
情見於生死嗚呼厚矣邇年川靈失職河
流逸軌公私病焉執事者出遵神禹之故
智寬瓠子之深憂然又不俟八年之久不
資馬壁之沈而大功告成萬世永賴大抵
不與河爭固所謂行所無事者也今世上
率喜事議事則喜鑿又病好爭且苦失
實使執事入而當國一如治水則新
士踈而紛更之患息矣臨書感切言
倫惟長者亮焉

答翟子

青石先生門下僕辱泥塗久矣乃於
深園士之遇接上客之歡感何可言
陵君迺侯羸於夷門羸故又立信陵尹
市信陵君執轡愈恭羸乃曰今日羸之為
公子足矣市人皆以羸為小人而以公子
為長者能下士也張釋之為廷尉王生廷
使結襪或罪之曰奈何廷辱廷尉生日吾
老且賤自知終無益於廷尉故欲以此重
之當時莫不重王生而謂釋之賢者夫侯
羸王生賤士也執轡結襪鄙節也公子廷
尉貴人也以賤士舉鄙節加之貴人且曰
為公子重廷尉也是知狂生者大人之資
勞謙者莫踰之德由今觀之我公之不恥
下交加禮巖穴來之往軌擬諸前聞心迹
豈詭謬哉安知他日之誦今僕不得為驢
尾之蠅也兩辱歲書之惠頓使生事昭
農人春意回於窮谷而又寵之華牘獎

出望情音鏤心誠非鄙生所宜蒙昌
宅里之表猶為林壑之光短楮鳴謝辭
悉悃

答劉子

西陂劉先生門下僕屏伏田野十有七年
追憶昔時海內親知恍若夢寐豈意復於
江邦得奉冠蓋然君面既非曩範僕首亦
見二毛顯約殊蹤遲暮各迫雖幸接杯酒
之歡效斯須之敬歌曲未盡候吏促征轉
盼之間已為陳迹我心誠悲君想同之也
冬首復聞旌節暫駐江干僕以卧病未緣
蒲伏候謁乃計返棹必得扳留野人理釣
臨江磨刀向鮮侵晨起除飭內治具玉麴
在瞻松桂含色而執事又以問道直趣金
城雲雨虛無延佇徒切使我林壑無光矍
矍見嗤世路蕩茫再覲何日辱以集序見
托竊念才非卜商安序毛詩識非侯苗
足以言玄也但誼在知已敢謝不能

效其區區幸以全璧借觀使得探作
心發高人之蘊庶幾揚厲切指贊述當
僕得附名集中亦不朽之託也執事以
何如

答顏子

僕年來憂病侵尋素絲生鬢情悵寡歡鑿
貌已非故吾懷侶忽如異世雖與吾兄同
為楚人無號莫逆然已十年不一覲見漢
之廣矣命駕何期近日薦剡僕名每溷諸
賢深用為愧二公知己誠未可忘但使吾
輩猶堪世用彼表及之忠固在國若奸為
私遇述謝稱酬萬一檢士霄人因緣脩謗
無益於報祗足為累耳又論所聞云云竊
念僕之獲罪子所知也幸然灰棄塊然性
守一壑甘足青雲絕想久矣即使掩瑕
廢流潤枯槁被以纓緋趣就班行當且
強不習偃蹇非宜俗忤事違褊心復觸
輟必遭天幸難再彼或沮之於僕信力

矣然僕無聞告者過也若吾兄懷卷會
術蘊龍護之神固宜揚末路之光救東
之失但恐巖洞留人猿鶴戀主使君
眷棲朝驅車而夕還轅耳如前所聞宜
在念

答顧東橋

竊念僕楚之鄙人也非有曾史之行游夏
之藝亦非有嗣宗之放叔夜之褊徒以負
其質直闇於媚順耳而法吏見繩流俗不

恕瑕釁固已不無指摘復為已甚雖在親
暱且謬於聽矣乃獨我翁昭之洪濁之中
出之衆多之口綴之表薦之末後雖朝論
異同希音鮮和振滯之議抑而未施而景
曜未照蒙冒陰巖丘園之賁實逾東帛僕
恨不能蒲伏庭序激昂風雅跪進萬壽為
報耳昔人謂蒼蠅附驥尾一日而千里
使僕藉匪人之援取當世之榮孰與老
淹之濱而為長者所稱引哉由衷之

敢為佞也。往歲辱示佳集，僕讀之卒，
謂極諸體之妙，摠萬物之情矣。曹劉或
劣，駕諸唐當得北面。今之作者，舉非匹
使僕循環吟頌，欲罷不能。旬月之間，楮勞
墨故，雖欲有所贊述，而遂旨莫參，廣致難
括。觚翰間操，輒爾罷閣，尊教云云，愧赧曷
勝。茲復辱示，緩慟諸篇，讀之悲惋欲絕。乃
知長歌之戚，有甚於哭泣矣。但卜商之哀
非所望於達人者，惟翁以數命自慰，無損
天和。豈惟門下之士，寔有幸藉而邦國其
賴焉。偶值家累嬰懷，尊命且未能應。使者
留滯坐此，春旨為太嶽之遊，當勉成自致
門下請教。

答胡百泉

僕見古今士人，凡揚聲藝苑，其人即不
者，即其人長者，復踈闊不適用。此流
為疵病於斯文者也。近觀門下操攬
負行，醇質辭不詭道，表裏粹精而

成事投用輒效可謂聲中其實志氣
者矣豈惟今人雖在古人亦罕倫儻幸
下自信不以為倭耳使來復知榮轉治身
僕固又擬門下矣相見不遠未敢多陳謹
此聊旌嚮往

答顧東橋

我翁不知僕之寡陋猥以志事見委使僕
非有拘妨得以山澤之遺執楮墨之役備
綴拾之後豈惟階之為榮抑以托垂不朽

誠藝圃之雋業學士之幸際也奈僕有母
之喪除服在秋初襄事在歲杪僕聞先王
之制禮也不肖者跂而及之僕誠不肖然
即使僕違苴塊之制就館局之徵昧吉凶
之分禮家必誅法議無赦雖我翁之私僕
恐不能多恕也即恕亦不能解之多口也
昔漢天子登封泰山太史公留滯周南
獲從事深以為恨今

主上恢重光之大業建中興之令典由

載筆之臣摛文之士皆欲竭其區區

闡述務以細流競禪海濱而僕竟以凶

見奪因緣無從機會坐失僕獨何心能不

歎乎且僕林居二十余年陸沉疇隴屢絀

前聞家蓄圖牒經歲不一寓目間一發笥

展冊舊所記憶茫若未覩小屬篇章時月

不就文采日滯虛譽漸虧加以客冬稚子

夭喪自愧齊物之識不逮蒙莊索居之過

深於子夏哭母之餘復遭此痛遂致昏且

若迷志氣俱損耳目失職眠食皆害齒髮

已非故吾衰憊居然可證其不足采明矣

楚地雖乏才奈何令草莽落魄哀疚失學

之人獲叅文儒之末溷重大之選乎

聖主方弘孝理著作要指務依至仁而我

翁無總條貫翼承

淵衷凡所掄使必歸長厚不屬新佻至叛

禮小人必加痛斥使門下不肖之生庶

跂及於先王之禮因得全不材之真言

額之責紆弛靡之悖則我翁之愛僕也
已深乎使回敢謝且辭惟翁其諒之

答朱別山

往歲得聆高義竊願執鞭繼入會城再接
緒論頗有卜鄰之想人事垂遠每恨私心
之難諧也今晨得奉教言展讀不釋如慰
饑渴乃知故人見懷猶為切至心神苟串
跡何足云所論志事使僕非苦塊之餘得
操楮翰從長者之後備擬議之末冒掄托
於今茲表文采於後世豈非不朽之盛事
雋流之深慕哉而憂病見妨坐失機會僕
之不遇命矣兄當率先諸公執簡以往總
理科條鄭重要指網羅聞見囊括故實比
論禮樂希蹤墳典使四方之人知良中蓄
於潛夫楚材協於古稱固中興之令圖章
逢之共榮也如此則吾輩進止實異而同
若務齊其步趨恐未為得使回專此勸駕

答顧東橋書

教至知我翁已獲顏子所謂一藝足矣一
又益以王子可稱懸壁僕之不肖何足
賴乎僕果蘊藉異等無無親喪乃索價以
為高擬跡於棲遯則宜罪責不貲耳僕於
二端已具前啓吐出情實但冀我翁賜遂
陋襟不圖嘉命再辱於丘林使者接踵於
道路郡邑長吏應命詣廬脩辭催發使僕
辭謝末由愧與感俱奈何奈何翁若廉其
非托容其在塗愛僕以德使得成禮察僕
寡陋使得覆蓋不役其短則綿力無重負
之憂晚節免狼狽之誚是我翁成我之恩
誠加肉於白骨也其或廣下體之叔積纖
毫之益欲其與於斯文則僕除服有期復
在不遠彼時緒風疾暑無之志事筆削已
定僕當倉皇就途伏謁門下必遂快觀之
私因而分譽於羣公附名於令典是僕
有成名沒稱不朽皆我翁之賜也使回

答顧東橋書

教至知我翁已獲顏子所謂一藝足矣一
又益以王子可稱懸壁僕之不肖何足望
賴乎僕果蘊藉異等無無親喪乃索價以
為高擬跡於棲遯則宜罪責不貲耳僕於
二端已具前啓吐出情實但冀我翁賜遂
陋襟不圖嘉命再辱於丘林使者接踵於
道路郡邑長吏應命詣廬脩辭催發使僕
辭謝末由愧與感俱奈何奈何翁若廉其
非托容其在塗愛僕以德使得成禮察僕
寡陋使得覆盂不役其短則綿力無重負
之憂晚節免狼狽之誚是我翁成我之恩
誠加肉於白骨也其或廣下體之收積纖
至之益欲其與於斯文則僕除服有期復
在不遠彼時緒風疾暑無之志事筆削已
定僕當倉皇就途伏謁門下必遂快觀之
私因而分譽於羣公附名於令典是僕
有成名沒稱不耗皆我翁之賜也使同

露愚抱棟息不勝

答顏子書

僕嘗謂兄古心出乎丘索雅志存乎春秋
絕藝比於商偃備識早乎遷固而又該備
衆能顯明藏不誠良史之才儒彥之選也
往者館閣不收辱以州郡繼又偃蹇林廬
屢薦聞罷僕每私心恨之今者國家大典
假手於兄然則兄之不用豈為今日待乎
斯造化之微非特人所測也僕於門下數

十年來誼託知己凡知己之交望有長則
為之揚也望所少則為之掩也今海內有
揚僕之長掩僕之少者不於兄望而誰也
僕之不學兄所素諳兄何不務庇覆使善
其短乃於已則謙讓太過於僕則虛褒溢
美致令長者誤聽禮羅不置為有司勤誠
非所望於兄也豈兄惜交眷闊將緣此為
晤言之資乎抑惡其文冒虛名故引之
事俾有作為窘以所乏使露底抱不令

能欺人也僕以兄不釋之故故敢為此
辭以怒兄冀免耳若兄以為斯書遂成
采甚著忌於獨當念僕辱在交游最親
又必務招致俱享聲稱僕於親喪既除
日就道脩謁館下適際厥成欣然利觀
遂以其私握手譁浪省問勞苦於是無
撥拾之勤而有名字之寄是垂翅之鳥
假翮於鵬鷲裸壤之夫借飾於龍章蒼
蠅之微托遠於騏驥也若強以非能必
羞知已詩曰

